

文娛演唱材料第五輯

邊寨的黎明

雲南人民出版社

邊寨的黎明

(獨幕話劇)

劉 韜

時間：一九五二年邊地秋收時。

地點：雲南邊境佤山區岩洪寨。

人物：

- 王 森——邊防部隊排長，二十五歲，共產黨員（簡稱王）。
劉 先——邊防部隊戰士，十九歲，青年團員（簡稱劉）。
官 奧 泥——佤族（自稱拉家）岩洪寨羣衆代表，五十多歲（簡稱泥）。
官 奧 沙——官奧泥之子，二十二歲，邊防自衛隊員（簡稱沙）。
奧古大媽——佤族，一隻眼睛近於失明，五十多歲（簡稱媽）。
耶 艾 桑——奧古大媽之姑娘，官奧沙之情人，十九歲（簡稱耶）。
耶 莎——佤族姑娘，十六歲，耶艾桑之堂阿妹（簡稱莎）。
雷 洒——佤族滿臘寨子之羣衆代表，六十多歲（簡稱雷）。
葛 明 尼——官奧沙之姐夫，佤族的耶穌教徒，後爲美請特務，現以做生意爲掩護，近三十歲（簡稱葛）。

男女羣衆各若干。

佈景：台左爲官奧泥家之諸葛亮帽子式草屋，台右（斜對面）爲奧古大媽之圓竹子門。

正面一條山路向左通向滿臘寨和小河田，向右爲被刺竹遮住的小路。台內有一棵木瓜樹和幾根剝牛後留下的木叉子，台右上方通向寨內。

耶：寨門口木鼓發出沉重緩慢的聲音，遠處山標微顯晨光，耶艾奈站在山路角上向後面瞭望。

耶：（自語）天快亮了。唉！還算好，火苗看不見了，一直都沒有打槍，說不定兩個寨子不會再打起來了。（耶奈內聲：「喂！走快點，腳底下又沒踩着刀子！」）只說找婦女們來商量個辦法，找誰誰也不在，寨子裏靜靜地，就好像都鑽到野豬洞裏去了一樣！（坐在山路L，耶奈由寨內匆匆跑上。）

奈：阿姐，阿姐！（欲進與古大媽屋）

耶：在這兒啦！眼珠長到頭髮上去啦？

奈：約！我的眼珠不會轉，看見過的東西又少，誰能像你一樣進縣城學習過，見過——

耶：說起來就沒有完，話比南汀河裏的水流的還長。我問你人都找來了沒有？

奈：（抱怨地）來了，都虧從小爬山爬慣了，要不腳指頭都得跑斷了！（向寨內）耶歲！耶歲！（內應：「來嘍！」）人來了。心都飛到山下邊小河田的穀子上去了。（婦女甲、乙、丙由寨內上。）

衆：山下邊送信來沒有？

耶：沒有。我說，咱們不能都躲在屋裏守着三脚架（註一）發愁呀！解利大哥（註二）走的時候不是囑咐過，有要緊事把婦女和姑娘們都組織在一塊？

女乙：唉！組織有什麼用呀！心裏就像搬進來一座大山，壓的連口氣都喘不過來，哪還有這份心思！

女甲：我真就心山下邊；你岩可哥性子不好，說不上兩句好話就要和人家動刀，一聽打仗，把包頭一推，就跑到人

前邊去了。

蓉：好哇！全寨子的事都不管了，你就想着岩可哥長岩可哥短，耶艾桑心裏就放着一個官奧沙，耶箴就——

耶：別說這些啦！阿嫂，山下邊誰家的人都有，要打起來，說不定家家都有老鬼進門。咱們趁着山下還沒什麼動靜，趕快商量個辦法，不能再像往年那樣打起來。

女甲：七嘴八舌的還能想出什麼好主意！天也快亮了，咱們就只能盼着解利大哥快點來。

蓉：大路小路都是越走越遠，還是等着解利大哥來吧！

耶：要都像我們這樣，蹲在寨門口數星星盼月亮，那還行！咱們山裏邊早上的太陽還照不散霧，九天晴天非要碰上一天陰不可；萬一解利大哥有別的事不能來怎麼辦？

女丙：這樣吧，咱們是星星還沒散，就聽見搶秋收的槍聲，全寨子吹着牛角下了山，連口泡酒（注三）也沒喝上，咱們不如做點糯米粑粑……

蓉：這陣子人心裏都像着了火，誰還能吃的下去呀！再說，吃上糯米粑粑封上嘴，說理也說不過人家了。（山下傳來牛角聲。）

衆：壞了！（急闖向山路）

耶：快點想個主意吧！太陽都到了山標上了。

女乙：走，我們都揸上刀到小河田去，反正穀子是咱們的命根子，沒有了命根子就得餓死人。

蓉：我也去，我去！

耶：小耶蓉，小陽雀都叫你吵的心煩了！

蓉：那——你說怎麼辦呢？

耶：我——（低頭想）

蓉：還不是乾瞪着兩個眼，頂多是眼珠子多轉幾個圈，哼！

耶：（決心地）我們下山去，先勸住咱們寨子的人，再當着兩個寨子的面把團結公約上的話提醒他們，誰要把團結公約上的話推翻了，誰就沒臉見毛主席。

蓉：好，這是個好辦法。咱們把那天團結會的事都說一遍——剝了三頭牛，（註四）掛着毛主席的像，王同志站在中間講的話（學濟王森的神氣）：「從今以後我們把過去的民族仇恨都推到河裏去，讓河水把它沖走，就像沖走蔣介石一樣，叫仇恨和蔣介石都永不能回頭。」（學暖嗽）

女丙：可今天早上的事怎麼能怪咱們寨子！是滿臘先搶的秋收，忘了團結公約上的話。

耶：反正這個事出的怪，前些日子聯防隊開會，不是說白白拉殘匪（註五）散出空氣，說要搶今年的秋收？偏偏咱們今天早晨就——

女丙：這和白白拉殘匪有什麼關係？這兩天寨子裏就有人說，滿臘寨子提條件，要平分小河田的穀子。

蓉：臉比棕皮還厚！我們的穀子憑什麼分給他們！

耶：小點聲說話，寨子裏老人們還不知道出了事。

女乙：奧古大媽還睡在屋裏吧？

耶：噫！這兩天又嚷着眼疼，——

蓉：（正向山下瞭望：突然驚訝）呵！那是誰？坐在石頭上。

衆：（驚）誰？怎麼不說話？

（耶、艾桑與女丙壯壯肚下。）

女甲：你看，是奧古大媽！（小聲地）剛才咱們說的話她準聽

見了。（耶內聲：「阿媽，你怎麼一個人坐在這兒？」）

（耶艾桑與女丙扶媽上，吳古大媽的一隻眼睛快失明了。）

耶：阿媽，你在想什麼？（想掩飾）我們在這兒正商量給解利大哥送紅袋子（註六）的事。

媽：紅袋子？前天趕街子官與沙拿走的是什麼？哼！

耶：這——

媽：我壞了一個眼睛，可我的耳朵沒聲呀！

蓉：那你聽見我們說的話了？

媽：你們才學會爬山的娃娃就想什麼事都瞞着我，我經的事比你們聽說的還多。我是親眼看見兩個寨子爲了小河秧田結的冤仇。

耶：（安慰地）阿媽，今天星星沒落的時候有人打槍，搶割了小河田的穀子，到現在還沒鬧清是不是滿臘寨。

媽：我心裏有個數，不是他們滿臘是誰呀？十五年了，小河田裏鬧的大事小事我都記在心上，就像用刀子刻在心上一樣。

耶：阿媽，別再提那些過去的事了。（焦急地想走）

媽：（不理耶艾桑進後的）孩子，十五年前美國傳洋教的沙拉（註七）從滾弄江上過來，他就把害人的老鬼帶到我們地方來。他勸咱們寨子入洋教，咱們不信，他就使了壞心眼，挑撥滿臘寨子，硬說小河田是他們的。（氣忿）那是老古峯代立下的規矩，兩個寨子一塊種的呀！滿臘寨子上了人家的當，兩個寨子就在小河田上換了子彈（註八）。從那以後整整打了十三年。十三年了，小河田的血就沒乾過，艾桑她阿爹（傷心）阿哥都死在小河田邊那棵樹下

面。

耶：阿媽，（衆泣）眼睛正痛着又要哭。（擦淚）咱們心裏記住那是美國傳洋教的沙拉害的就行啦！

蓉：是呵！現在不是他洋沙拉作主的日子了，是共產黨、毛主席、解利大哥給撐腰，咱們自己作主的日子了！

媽：（被覺醒）有人給解利同志送信沒有？

耶：槍一響，聯防隊就派人把鷄毛信送去了。他們住在洪和寨子，離這兒不到半早晨的路。

媽：盼着這些好心的人快來吧！小河田流的冤枉血我看夠了！

衆：是呵！盼着解利大哥來了就好啦！

（葛朗尼披掛、佩刀，帶着銀十字架由小路上。）

葛：盼誰呀？盼我嗎？嘿嘿！我就知道爬山路的人盼着聽見河裏淌清水的聲音。

蓉：你是個刺人的仙人鞭樹，盼你幹什麼？不買你的針，不買你的鹽巴，我們有貿易小組。

葛：好！你們不盼我，山下邊的信也別問我。

媽：盼你頂什麼用！阿尼，我們盼解利同志來。

耶：你是不是回來送信的？山下邊怎麼樣了？

葛：怎麼樣了？你們說怎麼樣了？（抽起煙）

蓉：你這個人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，全寨子都着急，你倒和沒事的一樣！

葛：這求着我了吧！喲！別噉嘴，姑娘，我告訴你們吧，人心裏要是鑽進螞蟥，就是把那會變的諸葛亮請來也沒咒唸。滿腦寨的人又和往年一樣，把小河田的穀子給搶割

了，趁天不亮又放了一把火，想連點稻草根也不剩。

耶：我們抓住真憑實據沒有？

葛：咱們寨子趕到小河田，他們搶割穀子的還沒走完，正在放火；兩個寨子的人一碰面，咱們寨子的還能讓他們？官奧沙和岩可帶頭就要打——

媽：要打？（急）是不是沒人攔住哇？官奧沙這孩子，性子比山上的狼尾草還容易點着。

葛：我阿叔還不是那麼糊塗，把人都攔住，要說理，可說理就能把穀子說回來嗎？咱們不能忘了那一刀還一刀的老規矩。

耶：那是解利大哥沒來的時候立的規矩，現在和以前不一樣了，山上和壩子裏都不再走那條老路。

答：我們立的新規矩是自己人不打自己人，專打那些欺侮我們害我們的人。

葛：嘿！好厲害的嘴，瞧你們要吃了我！

媽：都別跟阿尼哥吵。阿尼呀，你說的是真話？

葛：半點假都沒有。我又不是外寨子的人，雖然說一年在寨子裏住不了幾個月，可總是寨子裏長大的，這一草一木都跟我親了。

媽：好！我去！我這把老骨頭不要了，也不能讓他們再打起來，再在我心上刻一道印。

耶：阿媽，你走路不方便，我們已經商量好了要去。

答：走！說去就去。

（山路那頭傳來了牛角聲和人喊「喂！」「喂！」的聲音，衆驚，急圍到山路上。）

媽：出了什麼事？

葛：（拔刀）是不是滿臘寨的人打到寨子裏來了？

爸：快看！是咱們寨子裏的人回來了。

耶：解利大哥也來了！

衆：兩個人，兩個人！

媽：讓開點，我這老眼睛也看看，怎麼看不清呵！

耶：（高興）兩個人走在前邊，靠着官與大叔，喂！是王同志和劉同志。

（衆一擁而下。）

媽：救星來了就有了依靠，可打不起來了！

葛：感謝主耶穌降福給我們拉家寨子。

媽：阿尼呀，你知道咱們寨子可不信你那洋教，我們信的是共產黨、毛主席。

（衆女擁王森、劉先上，官與泥與衆由小路隨上。）

媽：王同志，劉同志，（上下端詳）你們算把太陽給我們帶來了，一看見你們我就心裏暖暖的，眼睛也亮了。

王：阿媽，你老人家好吧？我們早就想回來看你了。

耶：你們走了整整過了七個街子天了，你們看，竹門上刻着三十五道印，過一天就用刀子刻一下，整整三十五天了！

劉：我還不是天天數，數到了晚上，一閉眼就覺得又睡到寨子裏了。

衆：哈！

劉：阿媽，眼睛好點了吧？我給您帶藥來了。

泥：來！都先坐下再說話。

劉：這棵木瓜樹是咱們開會跳歌的老地方了。

媽：事情都說清楚沒有？快叫同志們給出個主張。

泥：嗨！看你，我又不是鑽到大筍子裏迷了路，又沒喝糊塗藥，心裏不糊塗，鬍子都白了還用你囑咐呀！

王：阿媽，就為了早上這件事我們才趕來的。

媽：唉！心裏就跟丟了東西一樣，真着急呀！

泥：誰還不一樣？我急的鬍子根都癢了。頭人去昆明參觀，我怎麼敢當這麼大的事呀！我勸大家先別打，還都埋怨我。

男甲：解利同志，這十幾年的冤枉氣可真不好受哇！往年人家滿臘寨子有洋沙拉作主，現在你得給我們作主哇！

媽：王同志，劉同志，你們給說個公平話吧！

耶：王同志，你的話說到哪兒，我們就跟着走到哪兒，你說吧。

王：好！大家先說個意見，讓我心裏有個譜氣，再拿定主意。

男乙：（把包頭一推）叫滿臘寨子當着解利大哥的面，剝牛派代表認錯，再把穀子一顆也不少地送回寨子來。

答：一顆也不少，一根稻草也不給他們。

男甲：這個事情不是說一句話就辦到的，咱們還是殺個雞算算卦問問吧。

男丙：反正講團結是要互助互讓，那咱們吃點虧，一家一半也就過去了。

泥：還是讓解利同志住到寨子裏，把事情調查個水落石出，太陽不會從西山標上出來，滿臘寨子也不會不講理。

男甲：王同志，滿臘寨子從早上碰了面就喊冤枉，說是來救火的，保護秋收的，我在小河田就捉摸着這個事有點

怪，咱們得調查清楚，不能冤枉好人。

男乙：冤枉？哼！好聽的話誰都會說，你可別忘了你是岩洪寨子的！

男甲：我——不是——我是說，是不是——

（後面小路上又傳來了「喔！」「喂！」的聲音。）

王：這是誰？

耶：官奧沙。

衆：官奧沙一個人跑到哪兒去了？

（官奧沙披戴佩刀，持一把稻谷從小路上。）

沙：你們都在這兒？冤枉，冤枉，我看滿臘寨子這回還說冤枉嗎？偷雞的叫人家抓住手膀子，賴也賴不過去了！

衆：怎麼回事？

沙：怎麼回事，你們看這是什麼？（拿出穀子，衆爭看）

衆：我們小河田的穀子！

沙：不錯，是新割的！

泥：在哪兒找着的？

沙：剛才我趁着人亂的時候，偷偷到滿臘寨子，想找找他們把穀子藏到什麼地方。我剛過了小河，就看見小路上都是穀子。

王：小路上都是穀子？

沙：到滿臘的小路上都是，我一直找到他們寨門東邊那棵老漆樹下邊。

耶：阿沙，是真的嗎？你看大山鷹剛飛過去，牠可要啄說假話的人的眼睛！

沙：（仰頭看了看）沒有假，我又沒長了個大脖子，能藏了這

麼多假話？

男乙：看你們誰還說他們冤枉！

沙：王同志，你領上我們「聯防」搜賊去，我帶頭！

泥：阿沙，先別冒冒失失的，作錯了又給寨子裏惹禍。

沙：這怎麼叫惹禍？人家點着火把來燒寨子，我們還躺在屋裏睡覺嗎？我看你們是想給拉家丟人，一個個都是怕死鬼！

泥：誰是怕死鬼？你知道白米好吃才幾天呀！你敢說你阿爹？你前山後寨的問問，誰不知道我一個人拿着山刀追過白白拉殘匪，也拿過銅炮槍和洋兵（註九）打過仗，寨子裏的事哪件我不走在前邊？（氣忿）你給我滾到一邊去，有解利大哥在這兒，沒你說的話。

媽：外邊吵完了，回到家裏又吵！

王：官與沙，我們一定要幫助大家找回穀子來，這是我們的責任。

沙：王同志，這個事情可不能晚一步呀！晚走一步他們會把穀子藏到山裏邊去。

泥：山上吹着風，人長着眼睛，大白天他們就不敢。

耶：阿沙，當着王同志的面又犯性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王同志的話說出來就是對的，連小陽雀都願意聽。

沙：好！你們說吧，管他天塌地陷山崩石裂，穀子是一顆都不能少！（欲下，被葛朗尼攔住，兩人在一旁悄悄說話。）

王：穀子是岩洪寨子的，一顆也不能少。現在我們是不是就能肯定是滿臘寨幹的呢？咱們還要再調查詳細點。照我想，事情還很複雜，我們都不能忘記殘匪在境外散出空

氣說，要搶秋收——（環視）大家還記得團結公約上說的話嗎？

衆：那忘不了，忘不了！

王：互助互讓，聽毛主席的話，走毛主席指的路。

泥：王同志，那你放心，拉家的話比大山還牢靠，一個字也不會改。

王：好！那大家先回去，聯防隊吃完飯到夏大家集合。

衆：（拉劉先、王森）走！到我家吃飯去。

蓉：走！我給你們摘芭蕉吃，要不去就不跟你們跳歌了。

衆：哈哈！（劉先、王森同時說：「吃過了。」羣衆陸續下。）

媽：等着，我給你們做粑粑去。

耶：（看了官奧沙一眼，二人祇纔相遇）你們來呀！

沙：唉！（與占大媽和耶安桑進門，官奧沙進屋。）

泥：喂！阿尼呀，把你從街子上買回來的好酒端兩碗來，解利同志喝不慣咱們的泡酒。

劉：阿尼是誰？好像沒見過。

葛：我就是寨子裏的人，您沒見過我，我可聽說過您。

泥：他是我姑娘的漢子，是個信洋教的。你看他帶着那麼一個鬼玩意兒，常跟洋沙拉東跑西走的，誰知道忙什麼！這兩年又學會做生意了，變的快不像拉家人了！

葛：阿爹，我去拿酒去。（搭調着下）

劉：官奧大叔，他回寨子多久了？

泥：這回是半年多沒見面，才回來三街子天。阿尼這孩子對我還不壞，可就是一天到晚跟着屁股後邊勸人家信洋教，鬧得全寨子都討厭他。這兩年嘴學的也乖了，什麼

信了洋教給藥吃，給娃娃們衣裳，還入什麼天堂——
噉！只顧說了，忘記給你們收拾住的地方了。

王：官與大叔，不妥麻煩了，睡在竹子地上就行，偎着三脚架還暖和一點。

泥：王同志，你說這個話可又瞧不起我們拉家了。我這個房子打哪兒來的？去年白白拉殘匪燒寨子燒塌了，還不是你們給蓋起來的。這房子也算你們的了，哈哈！

（進屋）

王：劉先，我們馬上就着手工作。（劉先整理藥箱子）這回比我們在連裏工作，比往常團結兄弟民族更要緊張點。這件事對於整個地區都有影響，鬧不好會擴大民族間的歷史仇恨。這就要求我們更冷靜的分析處理問題，讓敵人處處鑽不到空子。

劉：排長（小聲）你說搶劉穀子這事是不是和敵人有直接的關係？

王：完全可能，況且公安局的材料是有把握的，可是這並不說明這件事容易辦。在這個時候，事情正像一堆亂麻繩攪在一起，很難找出頭來。我們要憑着這一對眼睛和這一雙手，把它一根根抽出來。線頭多，困難也就大。你的意見，我們如何下手？

劉：我看把葛朗尼先監視起來，他不能再活動了，我們就能着手清理工作。

王：哈哈，這麼簡單？

劉：這還簡單？監視人要有一套，不能叫他發現了，也不能叫他一溜煙跑了。

王：不！政策是我們工作的生命綫，我們每走一步裏面都要有政策，這件事關係着羣衆的覺悟過程。我們的任務不是自己去監視敵人，而是要叫羣衆自己起來和敵人一刀兩斷。

劉：可是政策並沒告訴我們眼看着敵人破壞不管呀！

王：我不是這個意思。我們邊防部隊是一支戰鬥隊，也是一支民族工作隊。在這兒，每時每刻我們都在和敵人戰鬥，每一件事都包含着建設邊疆的意義。快兩年了，你我都和剛來時不一樣了，那一股子想北方家鄉的感情沒有了。你說我們究竟為了什麼？

劉：那還不簡單？保衛祖國，完成革命事業。

王：這已經就不簡單了。政委說過：「邊疆是我們的家，建設邊疆是邊防戰士的榮譽。」可咱們怎麼承當這個榮譽呢？那就是堅決打擊敵人的行動。打擊敵人的行動是不是三拳兩巴掌的事？

劉：那——

王：那——那不是和破了皮擦紅汞、打擺子吃奎寧那麼容易做的。

劉：排長，我腦袋裏這個機器實在太簡單了，我非得好好治療一下不可。說心裏話，做民族工作就是治我這腦子簡單的門診部，誰要從這個門診部出去，那腦子就發過諸葛亮了。哈哈，你說是不是？

王：對！我們就主動出擊敵人。滿臘那邊的材料很快會反映過來的。咱們要和敵人比比誰的神通廣大。

劉：我現在就去上班，恢復我這戰士兼衛生員的工作。（欲下）

王：說話要當心。

劉：是，保證完成任務。

（劉先下。王森欲走，官與沙從屋裏出來。）

沙：王同志，我越想越不對勁，再耽擱下去，滿臘寨子會把穀子都藏到山洞裏去，那可就難上加難了。（王森微笑不答）說實心話，我們寨子的人都沒見過這麼好的穀子。往年你們沒來的時候，別說吃不上穀子，每年還要吃四個月的芭蕉桿，年年都餓死人。你看，就是那個山上，我阿媽領着我去挖野洋芋，餓死在那兒。

王：官與沙，我知道這些。

沙：我是想，我們兩個寨子有十五年的冤仇了，不是你們一天兩天能鬧清楚的。老實說，這個仇恨疙瘩越結越深了，誰也解不開。

王：難道說這個仇恨疙瘩比對美帝蔣介石的仇恨還深嗎？我知道你是認死了一個理。（和藹地）要是不是滿臘寨子搶的秋收呢？

沙：不是他們還有誰？

（寨內男甲聲：「王同志，王同志！」）

男甲：（上）王同志，岩可和老王又吵起來了，快拚刀子丁！都怪葛朗尼在旁邊多說了一句話。

沙：走！我去看看。

男甲：你別去啦，你去還不是拿着明子（註十）點火，更火上加油了。唉！一個說打，一個說不打，說着說着就自己打起來了！

王：我去看看。官與沙，好好想想我剛才說的話，可要當心，別上了壞人的當！（王森與男甲下。）

沙：壞人？——壞人就是滿臘寨子！搶了我們的秋收，又害得寨子不一個心了。這筆賬是越算越多。（解下蘆笙吹起來，官與泥從屋內出。）

泥：阿沙，（官與沙沒聽見）阿沙，王同志呢？

沙：到寨子裏去了。

泥：阿沙，我把這件事左想右想想通了。和滿臘寨子開個團結會，兩個寨子平心靜氣地把事情擺在明處，要是穀子不是他們拿的——

沙：難道是鬼拿的？（仍吹蘆笙）

泥：別打岔！要不是他們拿的那就想別的法子找穀子；要是他們搶收的，就按咱們的老規矩，用快槍打上一槍之地，（註十一）量量遠近，兩家平分穀子。

沙：那是拿着寨子當茶葉送禮！穀子是我們汗水換來的，沒有坐在屋裏就吃上大米的道理。

泥：我比誰都明白這個道理。是呵！盼了多少年才盼了這麼一個好秋收，我的牙吃那些野洋芋吃的都發了黑，難道我還不願意換個味道？可現在不是那個年代了，我們有了困難，毛主席給想辦法，……

沙：年代變了，可是滿臘的人心沒變。（耶與桑在門口聽了半天）

泥：唉！怎麼說呢？咱們爺倆想的是兩條路。

耶：阿叔，你這條路想的對！

泥：唔！艾桑呵，（想了想）你說的話他願意聽，比我這又粗又啞的老嗓子管用點，你們說說吧。（欲走又回）艾桑，